



隋唐英雄尽属唐宗，众部族皆服天可汗！

唐太宗李世民，以民为本，虚怀纳谏，唯才是用，注重法治，终成就贞观之治。

刘乐土◎著

JISHI ANMIN
TANGTAIZONG

中国
历史

风云
人物

济世安民

唐太宗

『上册』

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济世安民

唐太宗



刘乐土◎著

上册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济世安民：唐太宗：全2册 / 刘乐土著. — 北京：
中国铁道出版社，2017.3
（中国历代风云人物）
ISBN 978-7-113-22818-7

I. ①济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李世民(599-649) -
传记 IV. ①K827 = 4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20347号

书 名：济世安民：唐太宗
作 者：刘乐土 著

责任编辑：殷 睿

电 话：(010) 51873012

编辑助理：奚 源

电子邮箱：tiedaolt@163.com

封面设计：MX^{DESIGN}
STUDIO

责任印制：赵星辰

出版发行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（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）

印 刷：北京尚品荣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：29.5 字数：562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113-22818-7

定 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(010) 51873174（发行部）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市电 (010) 51873659，路电 (021) 73659，传真 (010) 63549480



目 录

- 【第一回】 摆龙舟杨广逞奢侈，眠鸾榻李渊入罗帷/1
- 【第二回】 唐国公妙计除忧患，李世民奇兵断草粮/39
- 【第三回】 大隋亡李渊建唐统，太原陷世民破敌军/75
- 【第四回】 唐秦王星夜遭剪径，李世民白日落樊笼/113
- 【第五回】 论异梦曹氏劝停战，起反心黑闼再起兵/151
- 【第六回】 同室操戈萧墙祸起，兄弟反目肘腋变生/197
- 【第七回】 玄武门李世民发难，幽州地庐江王不臣/237
- 【第八回】 新太子登基为人帝，突厥兵临城触天威/275
- 【第九回】 失宠爱杨妃弄心机，亡异域萧后献玉玺/313
- 【第十回】 落魄书生马周豪饮，得意将军尉迟闹席/349
- 【第十一回】 老而弥坚李靖出征，忠不顾身魏徵谏言/377
- 【第十二回】 知天命潜龙归大海，看卜辞有凤要来仪/421





第一回

摆龙舟杨广逞奢侈，眠鸾榻李渊入罗帷

【第一回】

摆龙舟杨广逞奢侈，眠鸾榻李渊入罗帷

“哇、哇、哇……”

一个婴儿降临了人世，他的哭声是那么洪亮，那么有力，仿佛是在用啼哭向这个崭新的世界宣告——我来了。接生婆倒提着湿漉漉、黏糊糊的婴儿，照着他乌紫泛青的小屁股蛋，狠命地搥了几巴掌，六巴掌才把他打出哭声来。而后将他摁在铜盆内热水里洗起来，边洗边对床上有气无力的产妇窦氏说：“不下狠手，他不哭，不哭嗓子里的黏痰出不来，黏痰出不来，他就喘不上气……”

“大娘，小心点！”一个侍女忙把婴儿的头托出水面，接生婆光顾转脸说话了，弄得小家伙在水面上一浮一沉的。

“没事，起小受罪，长大攒福。”接生婆又转脸对着窦氏絮絮叨叨，“这孩子命硬，会老驴大憋气，搥了他好几巴掌他都没有感觉，长大了一定不是个善茬儿。”

床上的窦氏笑了笑，头无力地靠在枕头上。她仰望屋椽，泪水从眼角滚了下来，她想念着不知现在何处的孩儿他爹李渊。

隋朝开皇十八年（599年）十二月二十二日，李世民降生在渭水之北、武功县南十八里俗称“武功别馆”的李氏老宅子里。千里之外，由东向西的黄土官道上，李渊带着几个随从正打马奔驰。马蹄翻飞，身后扬起阵阵尘烟……

李渊出身于关陇望族，少好习武，为人机智，当今圣上隋文帝杨坚又是他的亲姨父。十六岁时，李渊就入宫任千牛备身，此职虽品级不高，但因是皇帝的侍从武官，却也十分威风。二十八岁时，深得皇帝信任的李渊，在姨母独孤皇后的帮助下，又被破格任命为谯州（今安徽亳州）刺史。在谯州任上，李渊整顿户籍，推行均田制，安抚百姓，深得人心。五年不到，一纸调令下来，朝廷又命他转任正在遭受旱灾的陇州（今陕西陇县）刺史。

陇州在武功县以西，此次赴任正好路过武功县。李渊掐指一算，妻子窦氏怀胎期满，也该生了。他心上牵挂，星夜兼程，向西进发。



前面就是蓝田驿站，是通往京城长安和武功县的岔路口。卫士李铁一夹马肚子，赶上李渊，道：“大人，前面是蓝田，歇歇脚吧？已经跑了两个时辰了，人能撑得住，马不一定撑得住，再跑怕跑掉了马腰子。”

李渊左右望望，寒风凛冽，各人的马身上却汗津津的，马鼻急促地喷着丝丝白气，确实有些跑过劲了。李渊勒住马缰，让骏马放慢了速度。穿过一片小树林，蓝田驿站赫然在望，宽大的院落，青砖黑瓦，二十几间房子，大棚门上斜悬着一个黄布幌子，红漆写着一个斗大的“驿”字。这是一个二级驿站，门口有兵士站岗。李渊等人下了马，牵着缰绳，缓步前行。

刚到驿站门口，就见三个身穿黄袍的朝廷特使骑着快马，旋风般地出了驿站，向东跑去。没跑多远，又勒住马头，打头的一个人在马上直起身子，向李渊一行人叫道：“喂！路上可曾遇见新任陇州刺史李渊？”

李渊忙应道：“某家正是李渊，有何见教？”

特使一听，二话不说，掉转马头，跑了过来，高头大马立在李渊的面前，从怀中掏出黄绢纸，撇着嘴说：“李渊听旨！”

李渊弄不清怎么回事，然不容多想，忙就地跪倒，竖起耳朵去听——

“朕即日前往陇、岐之地察看灾情，新任陇州刺史李渊速来长安随驾前往。钦此！”

“臣遵旨！”李渊答应一声，起身走过去，双手接过圣旨，问特使：“圣上何时动身？”

“三两天的工夫，”特使催促道，“你马上进驿站换快马，马歇人不歇，立即赶到京都中书省报到！”

“是！”

李渊拱一下手，目送朝廷特使拨马而去，回头对卫士李铁说：“武功我是去不成了，你先回去告诉夫人，就说我陪皇上视察完陇、岐二地，立即回去看她，请她不要牵挂，务必保重身体。”

“是！”精明干练的李铁拱手答应道。

自古得天下易者，莫如隋文帝。北周大象二年（580年）周宣帝病死，留下柔弱的皇后和八岁的周静帝宇文阐，孤儿寡母，无力控制政局。皇后的父亲杨坚以大丞相身份入宫辅政，总揽军政大权。素有野心的杨坚，第二年即废去周静帝，自立为天下之主，改国号为隋，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帝宝座。

杨坚虽是外戚入主，却是个励精图治、勤勉有为的皇帝。他生活俭朴，劝课农桑；呕心沥血，创立各种典章制度；出兵灭陈，结束了中国近四百年南北分裂的混乱局面。隋文帝主政的开皇年间，社会稳定，政治清明，经济发展，文化繁荣。全国储备的粮食布帛，可以供应五六十年，国家的富庶程度，空前绝后，成



第一回

摆龙舟杨广逞奢欲，眠鸾榻李渊入罗帷

就了历史上有名的“开皇盛世”。

李渊领着从人，进驿站换了快马后，一刻也不敢歇息，快马加鞭，星夜进发，于第二天下午赶到首都长安。到中书省报到后，即被安排觐见皇帝。

隋文帝是个勤于政事的君主，拂晓五更天临朝，如今日头西斜了仍不休息。宽大的朝堂里，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坐着议论朝政。李渊进来时，隋文帝正让人拿什么东西出来，一个近侍提着两三个布袋，一字摆开放在御案上。

“臣李渊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李渊驱前几步，跪倒在御阶前，高呼万岁。

“叔德，你来得正好。”隋文帝说着，指着御案上的布袋，招呼其他大臣：“都过来看看，看看这里是什么？”

众朝臣起身离座，围拢过来，伸手从布袋内捏些黑糊糊的东西出来，打眼一看，又用鼻子嗅嗅，说：“陛下，这不是豆腐和杂糠吗？一些不好的牲口饲料。”

隋文帝流着眼泪，对众朝臣说：“关陇大旱，百姓闹饥荒，平日都吃这些豆腐、杂糠。这是使者刚刚从那里带回来的。”

众臣听了，默然无语，隋文帝泪如泉涌，深深地自责道：“朕昨日还和众爱卿一起喝酒宴乐。作为一国之君，朕对不起贫苦受难的百姓啊！老百姓顶烈日，冒风雨，种些粮食养活了我們，如今他们遭受了天灾，吃不上饭，我们却无动于衷……”

众朝臣见皇上又动了感情，一齐拱手道：“陛下慈爱如海，心中常有百姓，古今帝王不多见也。”

隋文帝摆摆手，低头擦擦眼泪，说：“别说废话了，一月之内，五品官以上，包括朕，不准吃肉，不准喝酒，府库速备赈灾粮，随朕连夜向关陇进发。”

太子杨勇进谏道：“现在天太晚了，路上不多警卫，且圣驾出行，当卜以吉日，请陛下择日巡幸关陇。”

“请陛下择日出行。”众朝臣一齐请道。

隋文帝摇摇头：“关陇百姓嗷嗷待哺，晚一天去，说不定就有许多百姓饿死。现在一刻也不能耽搁，立即摆驾出发。”

皇帝要出巡，这可不是小事，各部门紧急行动起来。门下省立即调集禁卫军，组织仪仗护卫，派遣左卫军头前压道，先行开拔，布置沿途警蹕。

暮色四合时，隋文帝留下太子杨勇镇守京都，以晋王杨广为护卫使，带着李渊等朝中大臣，出了长安城，迤逦向关陇进发。

没走多远，劳累了一天的隋文帝，倚在他那辆破旧的御车上，沉沉睡去。

长安至陇州不到三百里路，看看时间，路程已走了一半。由于御驾通过，路上逃荒的老百姓被挤出官道，站在远远的田陇上，拖儿带女，拄着要饭棍，漠然



地看着这支巡幸大军。

隋文帝一觉醒来，太阳已直射进车窗里，他忙命侍从官拉开窗帘。但见前后仪仗，左右护卫，甲冑鲜明，高头大马，哐哐直叫，凤旌龙旗，遮天蔽日。禁卫军挥舞着长鞭，止人清道。灾民扶老携幼，忙不迭地逃向路两旁的沟田里。隋文帝一见，气得直哆嗦，一拍车辕叫道：“传杨广！”

护卫使晋王杨广，挺着大肚子，骑在骏马上，正想着心事，听父皇叫他，忙滚鞍下马，跑过来，手扶车辕，边走边问：“父皇，传孩儿何事？”

“杨广，你好气派！”文帝劈头问道。

杨广被问得一愣一愣的，嗫嚅道：“父皇……”

“你在百姓面前耍什么威风？摆什么臭架子？”隋文帝不悦地训道。

“父皇……”杨广装出一副可怜相。

文帝手向前一指，命令道：“把你那些破旌烂旗收起来，不准随便驱逐百姓，灾民可以掺杂在仪仗和卫队中行走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杨广抹着额上的汗，兔子似的蹿向前去。一声令下，禁卫军立即偃旗息鼓，刀入鞘，枪上肩，大气不敢出，溜着路边向前走。

灾民们一听皇帝不让驱逐行人，也大了胆子，渐渐地敢在官道上走了。文帝见了他们，亦颌首致意。前面过来了一辆破驴车，文帝即命车驾靠边让路，让驴车先过。到了跟前时，文帝凭栏招手问道：“老乡，这拖家带口的，要到哪里去？”

车把式一听，忙勒住大叫驴，叫驴偏偏十分不安分地叫起来，引得御车的大辕马左右顾盼骚动不安。驴车的车把式急得手忙脚乱，拿手直捂驴嘴，忘了回答皇帝的问话了。这边的户部尚书苏威提醒他一句，车把式这才躬腰说道：“到洛阳投亲戚，俺小孩姨姥在洛东八里沟子。”

文帝点点头：“投亲靠友也可以，但三月里你还得回来，你的地还要耕种，不能荒了。朕这次来，带了救济口粮，也带来了种粮。”

见眼前皇帝衣着朴素，说话热情，车把式也放松多了，说：“遭灾了，没有粮食吃，多数牲口都被杀了吃了，俺一庄只有我的这头老叫驴没舍得杀。现在陇州乡下，想找一头耕种的牲口都挺难了。”

文帝点点头，回头对苏威说：“京城还有五千头官牛，你去把它们都赶来，无偿地分给贫苦农民。另外，沿途要设置粥棚，接济逃荒的灾民。”

“遵旨！”苏威答应一声，当即上马领人办去了。

文帝到了陇州，上山下乡，实地察看了旱情，昼夜和李渊等人一起研究救灾方案。老天连续六七个月不下雨，赤地千里，颗粒无收，贫瘠的土地裸露着沙石。从长安运来的几百车粮食，远远不够用，文帝决定带走五千人口，到京都就食。

陇州十里亭外，灾民拖儿带女，紧随圣驾两侧，场面感人肺腑。文帝临上车



第一回

摆龙舟杨广逞奢欲，眠鸾榻李渊入罗帷

前，流着泪握着李渊的手说：“叔德，陇州就交给你了，当自强不息，躬节俭，平徭赋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让百姓的日子得到改善。适当的时候兴修水利。这五千灾民，过罢年，二三月里，朕就派人给你送回来。”

李渊免冠拜服：“陛下爱民如子，虽尧舜不过如此。叔德忝为刺史，敢不尽心尽职！”

李渊感文帝之德，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，孜孜于政事，不敢有丝毫怠惰。他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、帮助农业生产的政策，均分田地，开渠引水，不准放高利贷盘剥农民，使灾后的陇州很快恢复了生产秩序，社会面貌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善。

文帝对李渊的政绩大加赞赏。不久，又把他调往岐州（今陕西凤翔）任刺史。这时，李渊才得以回家看望阔别两年的妻子，看看从未见面的二儿子。

李渊带着随从快马加鞭赶到武功县，别馆里也知道老爷今天回家，打扫一新，全家老老少少喜气洋洋。

李渊跳下马背，刚走进大门，十岁的大儿子李建成蹦蹦跳跳地跑过来，嘴里嚷嚷着：“爹爹，你不在家妈妈给我生了个小弟弟，妈妈可想死你啦！”

随后而来的窦氏，脸一红，把手里牵着的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推上前去：“二郎，快拜见爹爹，你不是整天嚷着要见爹爹吗？”

李渊顾不上一身的征尘，一把把两岁的儿子抱起来，举过头顶，摇来摇去，摇拨浪鼓似的左看右看，啧啧赞道：“像我，像我，长大了也是一条虎背熊腰的好汉！”

李渊把儿子的小脸蛋儿在自己胡子拉碴的脸上蹭来蹭去。小二郎护痒痒，缩着身子咯咯直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蒙蒙亮，在武功别馆的后场上，立着一个人形箭靶。插满刀枪剑戟的兵器架子旁边，大郎、二郎和闺女昭儿，这三个小人儿排成一队，倒背着手，仰脸听父亲李渊训话：“我李氏祖祖辈辈为武将，你们的曾祖父曾官至左仆射，因伐魏有功，成为著名的八柱国之一，位极荣贵，死后被迫封为唐国公。你们的祖父李昞，封唐国公，任安州总管、柱国大将军，他为政清简，很受世人赞扬。先祖们的成绩都是靠他们的能力取得的。所以，为了我李氏家族的利益，孔孟之书不能不读，古今成败之事不可不知。我李氏儿郎要始终保持闻鸡起舞的习惯，苦练骑射。你们三个听明白了没有？”

“听明白了！”大郎李建成和昭儿大声喊道。刚满两周岁的二郎不甘示弱，也奶声奶气、挺胸凸肚地叫着：“听——明——白——了！”

李渊先来一些示范动作，但见他拈弓搭箭，虎目圆睁，架势拿足，瞅准箭靶，一箭射去，正中鲜红的靶心。大郎、小昭齐声叫好。二郎摇摇晃晃地赶过来，抢李渊手中的宝雕弓，二十多斤重，他哪里搬得动，直累得呼哧呼哧地喘



气。李渊哈哈大笑，变戏法似的从后背上的箭盒里抽出一副小小的弓箭，交给二郎：“我儿志气非凡，可先用这个。”

李渊刚想手把手教教二郎，却见小二郎早已拈弓在手，他小小的年纪仿佛天生与弓矢有缘，无师自通，一脸严肃，箭在弦上，“嗖”的一声发射出去。箭镞不走正道，紧贴着大郎李建成的耳朵，飞了过去。李建成吓得一缩脖子，身子一歪，坐在地上，摸摸浑身上下没有血，才咧着嘴向李渊哭道：“爹，二郎拿箭射我！”

李渊蹲下身子，教育二郎说：“刀再利，箭再准，不准对着自家人，知道了没有？”

小二郎手提着弓箭，望着坐在地上的哥哥，似懂非懂，似笑非笑。

李渊父子射了一会儿箭，又耍了一阵大刀，末了又上马练习骑术。李渊抱着年幼的二郎在场子上往来驰骋，颠得怀中的二郎咯咯直笑。

“吃饭了。”贤惠的窦氏亲自来到后场上，喊父子四人回家吃饭，李渊跳下马，看着三个茁壮成长的儿女，满心喜悦，对妻子说：“这次一家随我到任上，公事之余，我教孩子们武功骑射，你教他们文史书法。”

窦氏含笑点了点头，揽着儿女们往回走。大郎李建成犹不忘那一箭之惊，郑重其事地对二郎说：“二弟，你这会儿人小没有劲，射不死我。长大了，你有大劲了，可千万别真的拿箭射我。”

小二郎大眼睛扑闪扑闪地望着大哥，两只小手拍打着肚皮，口中叫着：“射，射……”

转眼间，小二郎长到桌子一般高了，更兼少好弓矢，聪明伶俐，惹得李渊特别喜爱。二郎四岁生日这天，特地为他举办一个小型的生日宴会。中午时摆了两桌席，家人一桌，仆人一桌，外人一律不通知，关起门来自己喝。

全家人倒也热热闹闹，其乐融融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老成持重的卫士李铁端着酒杯，走上厅堂，代表仆人向老爷李渊敬酒说：“一般世族子弟赖祖上荫德，不愁吃不愁穿，骄奢淫逸，不学无术，平日里只是熏衣剃面，敷朱施粉，望若神仙，其实却是废物一个。而老爷您却对子女教育甚严，大公子、二公子以及大小姐每日里学习诗书，操练武功，学有所成。下人们十分佩服老爷的远见卓识，特委托我来向老爷敬酒，并祝小寿星二公子健康成长，长大以后，骁勇出众，干大事业，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，做国之栋梁。”

李渊听了李铁的一番祝词，十分顺耳，哈哈大笑，端起大觥一饮而尽，他咂咂酒味，哈着酒气，正想发表一番感慨，只听得大门上的铁环被敲得哐哐直响……

“这会儿谁来？”李铁放下酒杯，转身下堂。早有看门的人飞奔前去察看，一会儿工夫，回来禀报说：“老爷，门口来一陌生的白面书生，口口声声要见二



公子，说看一眼就走。”

“有这等怪事？”李渊抖抖袖子，“且放他进来。”

厅门大开，李铁带进一个人来，众人举目望去，但见一青年秀士，头戴一顶百柱鬃帽，身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，丰神俊朗，隐隐有林下之风，飘然有出世之态。李渊一见来人不同凡俗，忙起身相迎，拱手道：“敢问先生高名雅姓，到鄙府有何贵干？”

那秀士一笑，还礼道：“在下嵩山人氏，贱名不足挂齿，闻听府上二公子生日，特来相贺。”

李渊见他不肯说出姓名，却不以为怪，笑道：“犬子诞日，敢劳高人。”

李渊招手把二郎叫到跟前，青年秀士闪目观看，又围着二郎转了一圈，用手摸摸二郎的后脑骨，频频点头，对李渊说：“令郎相貌非常，有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年将二十，必能济世安民。”

李渊听人夸儿子这么好，也非常高兴，忙请客人上坐，并命厨下另整一桌酒席。青年秀士不愿就座，长揖告辞道：“非不欲相从，此来仅想见贵公子一面，就此别过。”

青年秀士说完，又看了二郎一眼，转身飘然而去。李渊送之不迭，忙命人捧百两纹银相赠，哪知家人捧着银两追出门外，大门外已空空荡荡，杳无人影。李渊叹息了一会，只得招呼家人重新入座。大家的话题围绕着那青年秀士，对他那突然而来又飘然而去的举动议论纷纷，有的说是世外高人，有的说是过路的相士。李渊手捋胡须，看着膝下青头白脸、虎头虎脑的二儿子，对夫人窦氏说：“借那位秀士吉言，二郎起名叫‘李世民’吧。”

窦氏点点头，摸着二郎的头说：“济世安民。希望二郎长大了如高人所言，做个对国家对民众有用的人才。”

二郎李世民扑闪着聪慧的大眼睛，懂事地点了点头。

李世民过了四岁生日不久，隋朝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故，阴险暴虐的晋王杨广篡夺了皇位，国家由强盛走向了衰弱。话题还得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说起。

独孤皇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子，她性格柔顺恭孝，同时也刚毅有为，在杨坚谋取政权、争取大统的过程中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，备受隋文帝的器重。但独孤氏也特别忌妒，她活着的时候，身为皇帝的杨坚不得染指其他宫女。独孤氏对于他人纳妾也极为厌恶。她听说有位大臣妻死以后，妾又生男，便要求文帝降黜该大臣，诸王中有妾怀孕的，她更是亲自对其加以斥责。

不久前，太子妃元氏有病，两日而薨。太子杨勇不喜欢元氏，专宠云定兴之女阿云。独孤皇后怀疑元氏死得蹊跷。这天，她正坐在永寿殿，独自生闷气，忽报晋王杨广晋见，独孤后忙命人传入。



杨广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一进大殿就匍匐在地，膝行几步，口唤皇娘，一迭声问安。独孤后见二子衣着朴素、卑躬屈膝，大为高兴，脸上绽开了笑纹，命宫女看座上茶，而后问道：“阿废，诏定你由扬州转任并州总管，以后你可以常住京城了，你高兴不高兴啊？”

杨广屁股刚沾上锦凳，一听母后问话，忙又站起来，还未开口，已是泪水涟涟，跪倒在母后的脚前哭诉道：“儿臣生性愚鲁，但对兄长十分敬爱。昨日去东宫谒见，因见云氏未及礼拜，兄长竟对我大加谴责，那云氏也横眉冷对，儿臣心中十分惶恐。皇娘在世之日，有皇娘做主，皇娘千秋万岁后，儿怕遭太子屠戮，死无葬身之地……”

独孤后本来对太子杨勇的小妾阿云不大喜欢，又见爱子杨广因她受了委屈，大为震怒，揽着杨广，指着殿外发狠道：“我儿龙子凤孙，怎可在你下贱的小妾面前顶礼膜拜，真真令人气煞！”

阴险狡诈的杨广，早就想谋取太子的地位，他趁着元氏妃去世，母后难过的时候，结结实实告了东宫一状，效果十分明显。回到晋王府，杨广立即甩掉旧衣服，换上锦衣华服，摆上酒，招来歌伎佳丽，左拥右抱，饮酒狂乐，极为淫荡奢靡。狗头军师张衡在一旁谄笑：“王爷如此高兴，此番入宫，一定大有收获吧？”

杨广在一个佳丽的香腮上亲了一口，把她推到张衡的怀里，以示褒奖，然后说：“还是你小子鬼点子多，见了皇后，我一告一个准，把母后气得了不得，不住声地大骂东宫。”

“皇后见王爷穿着一身旧衣衫，是不是很感动啊？”张衡不无得意地问道。

“那是！皇后还直夸我比那东宫强多了，还说只有注意节俭，才能顺民心，承帝业，国祚永久。”

“嗯，嗯。”张衡频频点头，“这是一个好兆头，皇上、皇后，天下并称‘二圣’，能取得皇后的信赖，王爷的好日子不远了。”

主仆二人狼狈为奸，口尝美酒，耳听淫乐，怀拥佳丽，正自得意忘形间，王妃萧氏一头闯入厅堂，大叫“停、停”，乐声戛然而止，众佳丽闪到一边，杨广恼怒，正待发火，萧氏妃近前禀道：“皇上、皇后来晋王府邸察看。”

杨广一听，惊得跳起来，抓住萧氏妃的胳膊问：“圣驾在哪？”

“下人说已过通衢坊了。”

杨广急了眼，发疯似的扯下身上绫纹衣，连声命令道：“快，快，府内佳丽赶快躲避，帐幔换为缣素，奴婢都要穿上僧衣，把诗书纸笔给我摆上……”

王府中一阵忙乱，鸡飞狗跳，厅堂上，张衡二话不说，掏出佩刀把胡琴上的五根弦砍断三根，又抓把灰土撒在琴上，伪装成久已不用的样子。忙乎了一阵子，也差不多了，大街上传来了辚辚的车马声。杨广和萧氏妃身穿洗过的旧衣



服，来到大门口，恭恭敬敬地跪接銮驾。

文帝和独孤后来到晋王府，左看右看，走上厅堂，见一切朴素节俭，来往支应的都是些老丑婢女，大为高兴，文帝还特意走到书案旁，翻了翻书籍文稿，独孤后在一旁说：“我儿阿奢好学，善属文，孝悌恭俭，有类至尊。”

隋文帝点点头，对杨广说：“腐化奢侈最终坑人害己，励精图治才能长治久安。”

“父皇教训的是。”杨广夫妇低眉顺眼，连连称是。

送走了銮驾，杨广甚为得意，手拍坐榻哈哈大笑，对张衡说：“将来得了江山，我一定阅尽天下美色，尝尽人间美味，随心所欲地游玩享乐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，”张衡扳着手指头附和道，“眼下粮库爆满，帑藏充实，皇上却不舍得吃，不舍得穿，殊为不明。眼下王爷虽取得帝后的欢心，但只是第一步，最终取得太子之位，还须得到外界的支持。”说着，张衡把尖嘴伸到杨广的耳边：“小人观察，河清公杨素最堪利用，此人利欲熏心，只要许以高官厚禄，肯定服从王爷的驱使。”

杨广闻言大喜，忙命张衡前去联络杨素。杨素本是个奸臣，奸臣和奸臣，一拍即合。杨素也认定杨广将来即位，自己便是第一功臣，于是死心塌地跟着杨广，处心积虑地陷害太子杨勇。

这年冬至，杨素指使同党戚威暗地里鼓动百官一齐到东宫致贺，同时鼓动太子杨勇戴冠冕，服洁衣，奏乐受贺。太子杨勇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，欣然答应，让有司征召百官并隆重地接受贺仪。此事很快传到文帝那里，文帝很不高兴，对侍驾的几个臣下说：“太子是不是欺朕年老了，想急于夺权啊？”

太常少卿辛襄躬身奏道：“百官对太子只是致贺，并非朝参。”

听了这话，文帝气顺了一些，杨素却在一旁添油加醋说：“太子位为嗣君，理应懂得典制礼节，冬至受贺，具法驾，奏礼乐，本是至尊所为，太子……”

杨素边说边观察文帝的神情，文帝的脸色果然越来越难看，手一挥说：“你们去吧！”

杨素转身要走，文帝又叫住他，密令道：“以后多察看一下太子的举动，有什么出格之处，速来报朕。”

回到后宫，文帝仍气哼哼的。独孤后问明缘由，默默无言，良久才说：“东宫多内宠，好排场，不识大礼，实失我望，倒不若阿奢仁孝，体谅父母。前者有善相者，遍相诸子，曾对我说‘晋王眉上隆起，贵不可言’……”

文帝长叹一声，指着东宫的方向说：“若再失朕望，只有废了你了。”

且说老实不善矫饰的太子杨勇，发现自己不为父母所喜后，急忙令人在东宫内盖了几间茅草舍，搬进去住，每日里卧草席，着旧衣，粗茶淡饭，希望能挽回



天心，以避灾厄。但俗话说：不怕贼偷，就怕贼算计。煞费苦心的杨勇又怎能逃过杨广、杨素等人的算计？没过多久，一场大祸又凭空降下。

一天，文帝正在偏殿看书习字，一仆匆匆而来，手捧着木人纸鬼，神色诡秘，向文帝跪奏道：“启奏陛下，有宫婢于后宫墙根，捡到一个木人纸鬼，上书陛下名讳。”

文帝一听，眉头蹙起，急接过小木人观看，但见一个瘦溜溜的五寸木头人，身穿一件纸剪黄袍，双手反剪，一根粗针直钉在胸上，针旁边有杨竖字样。文帝不看则已，看了觉得脑门上突突直跳。杨素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文帝身旁，叨叨着：“此乃厌胜之物，无聊愚蠢之极，圣上息怒。”

文帝压了压心头的火，看着杨素道：“近日让你察看太子动静，有何异常？”

“回陛下！”相貌堂堂的杨素一脸谄媚相，“太子在东宫虽结庐而居，却私自在城外筑宫室，养战马千匹，不知何意。有人听太子说‘我战马千匹，守住宫城门，里面的人自然饿死’。臣还探得太子曾找人占卜，说皇上的大限不远了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文帝勃勃的怒气再也压不住了，一把掀翻面前的书案，气哼哼地回后宫去了，嘴里还不停地咕哝着：“不肖儿怎可承大位，不肖儿怎可承大位……”

后宫里，独孤后也得知太子以厌胜之术诅咒皇上的消息，见了文帝，亲自服侍，又是端茶，又是倒水，说：“晋王仁厚，天下共知，陛下何不立二子为嗣君？”

文帝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为了我大隋的皇祚永久，也只好这样了。”

隋开皇二十年（600年）十月，文帝不顾大臣李纲等人的反对，颁布诏令：“皇太子勇及诸子并废为庶人，移住内史省，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。”

杨广以卑鄙手段窃得太子之位。一开始还装出一副勤勉的样子，及至独孤后驾崩，文帝病重，杨广无所顾忌的本性就逐渐暴露出来了，先后设计害死了蜀王杨秀等多位大臣，并展开了紧张的夺权活动。

仁寿四年（604年），隋文帝不适，在仁寿宫向臣僚交代事情，握手歔歔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内侍拿着一封信，匆匆赶来，说是太子的急信，文帝无力地摆摆手，说：“念。”

“越国公见字如晤，趁皇上病重，速调我东宫的卫队代替仁寿宫的卫队，用我们的亲信替换皇上的左右。另外，要找个借口把杨勇干掉，切切。”内侍读着读着，才发现这是一封被送错的信，但也只得硬着头皮读完。

左右侍病的臣僚也马上明白了怎么一回事，一齐把眼光投向文帝，备受疾病折磨的文帝无力地靠在枕上，老泪纵横。旁边侍病的大臣梁毗走上前说：“圣上尚在人世，杨广和杨素就急不可待地夺取皇位，其司马昭之心，昭然若揭。臣曾



第一回

摆龙舟杨广逞奢欲，眠鸾榻李渊入罗帷

数次上书，指出杨广、杨素陷害太子杨勇的阴谋，望陛下……”

隋文帝却摆摆手，止住了梁毗，令他退出。事到如今，文帝只想忍下这事，不愿声张。一天，文帝正躺在病床上出神，思考着更换太子一事是不是错了。正在这时，爱妃宣华夫人陈氏披头散发地从外面跑进来。文帝诧异，忙问怎么啦。宣华夫人拢了拢散乱的头发，又羞愧又伤心，半晌说：“太子无礼！”

文帝一听杨广猥亵自己的庶母，当即气昏了过去。宣华夫人过去好一阵拍打，文帝才醒了过来，捶床大呼：“独孤氏误朕，畜生何足付大事！召柳述、郎元岩速来见朕。”

柳、郎二人此时分别任兵部尚书、黄门侍郎，急来见驾。

“召我来！”躺在床上的文帝叫道。

“召太子杨广？”柳述小心翼翼地追问一句。

“召我儿太子杨勇！”

柳、郎二人写好诏书，急忙前去宣召。刚出宫门，就让杨广带人给截住了，搜出了诏书。旁边的杨素阴险地对杨广说：“事到如今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……”

杨广点点头，招来东宫左庶子张衡，附耳吩咐了几句，而后一行人径直入宫，来到文帝的寝宫，矫诏尽遣后宫人员出就别室，独遣杨素和张衡二人入内。文帝入睡不久，迷糊中觉得有人走近龙榻，睁眼一看，杨素、张衡颤抖的黑手已到自己的脖颈前，文帝大叫一声，倏然起身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杨、张二人恶胆包天，纵身向前，一人抓一条胳膊，将文帝拖至地上，连打带摔，活活拉杀文帝，血溅御屏，文帝怨痛之声传至殿外。

殿外，杨广带领卫兵，持刀逼住后宫之人。诸人闻变，不敢有所动作。杨广就这样顺利夺取了皇位。杨广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。其荒淫无耻、穷奢极欲，罄南山之竹，书罪无穷；决东海之水，流恶难尽。短短九年时间，隋文帝经营数年的巨大财富，就被杨广挥霍殆尽。

仁寿四年（604年）十一月，杨广觉得在长安犯下的血债太大，夜里时有噩梦缠绕，决定迁都洛阳。宰相杨素和大将军宇文恺受命营建东都。一声令下，征集全国民工达二百万人之众。其中十万人挖掘卫护洛阳的弧形长壕，长壕既深且宽，西起山西的龙门，东经长平、汲郡直达临清关，向南至浚仪，经襄城，最后止于上洛。新规划的洛阳新城城周五十余里，洛河贯穿城中，城西北部建有皇城和宫城。城中宫殿林立，极其华丽。主体建筑显庆宫，南接皇涧，北临洛水，绵延十余里。与其相邻的皇家西苑，周围二百余里。苑内挖掘上万亩的人工湖，名曰积翠池。湖内再筑高出水面十余丈的三座山岛，台观殿阁，罗列山上，名曰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杨广迁都心切，工程严急，因劳役过度，民工跌倒而亡的人不



计其数，有司运尸日夜不断。

杨广是历史上有名的旅游天子，在位十四年，几乎年年都出去巡游。他即位没几天就想去江南游玩，又嫌路途遥远，坐车颠簸，于是诏令江南大量造船，同时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运河。运河分四段：通济渠、邗沟、永济渠和江南渠，全长数里，水宽十几丈不等，两岸开筑御道，种植柳树，设置百余座离宫、驿宫。

大业元年（605年），杨广带着后妃、近臣、侍卫、军人等约二十万人，分乘上万只船，首次巡幸江南。杨广坐的龙舟高四十五尺，长二百尺，共四层，设正殿内殿、东西朝堂，有房二百余间，皆雕刻绮丽，金玉为饰。龙舟由一千零八十个纤夫用青丝大绹绳牵引而行，纤夫皆着锦彩衣袍。妃嫔乘坐的彩舟多达一百四十艘，名为翔螭舟、浮景舟、漾彩舟、朱鸟舫、苍螭舫，等等。加上载有其他随行人员和供奉之物的船只，舳舻相接，绵延二百余里，共用纤夫八万余名。陆上有骑兵十万沿两岸护送。所过州县，五百里内供奉最好的海陆珍馐。百姓忍饥挨饿，疲于奔命，宫人却饫甘膺肥，吃不完就倒于水中。尤其令人发指的是，杨广发觉通济渠有些地方深度不够，影响行船，一怒之下，竟下令一次坑杀五万民夫。

杨广好大喜功，为了炫耀武力，疯狂地发动了三次进攻高丽的战争。大业五年（609年），大军未发，已搞得天怒人怨。先在涿郡修了临朔宫，作为其亲自指挥战争的行辕。限令幽州总管元弘嗣，在东莱（今山东掖县）督造大船三百艘。官吏催逼，工匠昼夜劳作，腰以下皆腐烂生蛆，死的人有十分之三四。为了运送战争物资，数十万民工往返不绝，昼夜不息。民工二人推一辆车，载米三石。由于路途遥远险阻，等到目的地，米已吃完。车夫无法交差，只好逃亡。加上官兵追杀，饥寒交迫，弄得死者相枕，臭秽盈路，天下骚动。第一次进攻高丽出兵一百万，浩浩荡荡，连绵千余里。由于杨广过分注重排场，瞎指挥，不给前线统帅临机处置的指挥权，高丽军实行战略退却，诱敌深入，致使隋军全线溃败，逃回残兵仅三千人，无数物资器械散失殆尽。

杨广又是个杀人魔王，他认为杀得越多，政权越稳固，他说：“天下人多了，就会相聚为盗。”他害死了生身父亲、胞兄杨勇、侄子杨俨和数名开国功臣。全国有四百多万人直接或间接死在他的屠刀下，约占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。杨广穷奢极欲，穷兵黩武，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，百姓家破人亡，流离失所，许多地方赤地千里，出现了人食人的可怕局面。
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与其等死，还不如揭竿而起，或许能拼得一条生路。“知世郎”王薄在长白山（今山东邹平南）登高一呼，受苦受难的百姓纷纷响应。大业九年（613年），隋朝贵族杨玄感乘机起兵，声称“为天下解倒悬之急，救黎元之命”。一时间，从山东到京畿，从东南到岭南，群雄蜂起，汇成了瓦岗军、江淮义军和河北义军这三股巨大的力量。隋炀帝政权如一艘破败的船